王磐生卒年月

□ 陈友兴

王磐，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人。

王磐是明代著名的散曲家，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说他“与金陵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976页)”，著有《王西楼乐府》。他的诗也很精，时人称其诗律流丽，咸争诵之，有《西楼诗集》传世。他还著有《野菜谱》一部，“并缀以词，雅俗相杂”，于世尤有裨益。

由于王磐终身不仕，为盛世逸民，足迹亦未离开过江苏。道光二十三年版续增《高邮州志》卷之十·文苑，王磐的传记不及200字(352页)。我们今天掌握到的王磐生平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其生卒年份，就是一个疑问。

王磐，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卒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字鸿渐，家于城西，有楼三楹，取名西楼，并以“西楼”自号。

这是笔者摘录《高邮日报》一篇文章的片断，是凡邑中的文化学者，也多持此论。成化六年为庚寅年，有人据此认为王磐与唐伯虎同庚，为一南一北同时代的两位著名的画家。

1959年，北京大学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把王磐的生卒年定为“1470–1530左右”。其后，中国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等皆沿袭此说。近来，一些年表、辞典，径直把王磐的生卒年确定为“公元1470(明成化六年庚寅)—1530(明嘉靖九年)”，肯定他活了六十岁。前述引文，其资料来源谅亦出于此。

续增《高邮州志》第五册，艺文(720页)，收录了张綖《王西楼先生诗集序》一文，称，“嘉靖甲申岁九月，綖登西楼。先生执綖手泣曰：‘予恐时至弗及言，惟兹遗稿托君。’时先生略无恙，綖颇怪之。后数日，先生果中疾不能言，月余竟厌世。予走哭，大惧负托。前后搜辑遗稿，仅得若干首，乃捧而泣。”

张綖，高邮人，少有诗名。正德癸酉(1513)举人，八上春官不第，谒选为武昌通判，官至光州知州。著有《南湖诗集》《诗余图谱》《杜诗通》等。他出仕前，曾从王磐游达二十载，又是王磐的女婿，亲见其病逝，所记王磐之卒年当是确凿无疑的。他说王磐在“嘉靖甲申岁(1524)九月”，曾握着他的手，把编订遗稿的后事托付给他。嘉靖甲申岁为嘉靖三年，王磐九月染疾，月余而逝。据此可知，王磐约卒于嘉靖三年十月间，而不是引文所说的嘉靖九年。

王磐[南吕一枝花]《自寿》说：“菊开九日前，月满中秋后。山中逢甲子，林下庆西楼。……都道我貌如松柏经霜茂，我道是发似蓬蒿对镜羞。但愿岁岁年年此时候，布黄云满畴，插黄花满头。我这里喜孜孜拜罢了南山庆重九。”“山中逢甲子”，说明王磐至少享年六十。现知他卒于1524年，前溯六十年，他最晚也是生于1464年，不是引文说的成化六年。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说：“嘉靖初，李梦阳就医京口，故自矜重，元夕饮杨文襄一清宅。磐短衣下坐，梦阳傲不为礼。磐分赋得《老人灯》，口占云：‘形骸憔悴不堪描，还自心头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随儿女闹元宵。’梦阳心知其嘲，嘿然而罢。”此处文字，亦见嘉庆重修《扬州府志》。

杨一清为明武宗朝重臣，因诛刘瑾有功，位至宰辅。《明史·杨一清传》载，正德十四年((1519)，他因钱宁、江彬与之有隙，力请骸骨归，闲居京口(镇江)。他退居京口时，权势仍极煊赫。武宗南巡时，还亲自过一清宅，“乐饮两昼夜，赋诗赓和以十数”。王磐与杨一清京口相会，以杨一清之年高位尊，招饮王磐。王磐为一布衣，理应整衣入坐，但他却“短衣下坐”。张綖“从先生游二十载，未尝见其有喜愠色。终日清谈，未尝臧否人物。故人无贤不肖，莫不亲之如春风，爱之如冬日”。一方面，王磐天性自然，文人相得，率意乃尔。另一方面，亦可反映其年辈即使不稍长于杨，也应与其相仿。杨一清生于景泰五年(1454)，卒于1530年。比照来看，王磐的生年不会迟于1454年。

李梦阳是杨一清的得意门生，杨一清对其极为赏识。他在《读李进士梦阳诗文喜而有作》中说：“细读诗文三百首，寂寥清庙有遗音。斯文衣钵终归子，前辈风流直到今。剑气横秋霜月冷，珠光浮海夜涛深。聪明我已非前日，此志因君未陆沉。”李梦阳对杨一清也极崇敬，“仰如日月，亲如父母，无日忘之，无时忘之”。他在怀念杨一清的书信中曾说：“公逾七秩，愚过半百，会不信宿，复此违隔，人非木石，谁堪此怀也。”李梦阳对王磐“傲不为礼”，固然轻慢其山野逸民，亦有在恩师面前率性放肆的成分。

对于李梦阳的“傲不为礼”，王磐即席赋诗，自称“形骸憔悴”、“年老大”，暗讽、揶揄李梦阳为“儿女”。李梦阳理屈在先，吃了哑巴亏，只得“心知其嘲，嘿然而罢”。西楼先生视李梦阳为儿女辈，自然是其父辈的年纪。李梦阳生于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由此前推二十年，即1453年，也就是明代宗景泰四年前后，才相当王磐的生年。以成化六年(1470)作为生年，则王磐仅长李梦阳三岁；以1464年为生年，则长李梦阳9岁。如以此年岁称其为儿女，不仅托大，李梦阳氏也断不会善罢甘休。

王磐《自寿》中曾说：“菊开九日前，月满中秋后”，“拜罢了南山庆重九”，可知他的生日是在九月九日重阳前几天。据此，王磐的生卒年当为1453年九月—1524年十月，享年当在七十开外。

叫孟城河如何

□ 姚正安

一天，一位酷爱文化的忘年交到我的办公室，很有些愤愤地对我说：一条蛮不错的河，偏偏叫穿心河，让人一下子想到万箭穿心，搞得人心里糟糟，叫阿猫阿狗，都比叫穿心好。

我被他说得一头雾水，忙问：哪条河啊，到底是怎回事？

他说，就是王氏纪念馆门前的那条河，原来很窄，也很脏，现在拓宽了，好当然是好，但这名字，我不舒心。

他们叫穿心河，总会有一定道理吧。

什么道理？道理就是这条河南起南水关，北到北水关，从中市口穿过，而中市口，以前是市中心，现在早已不是中心了。

原来是这样。

我在高邮城里学习生活了二十年，但对城区的布局不很了然。只知道王氏纪念馆门前的路很窄很破，几次陪朋友参观，都感到脸上无光。至于那条河，见过，却不知何名。

不久，本地报纸登载了河道改造的进展，始终没有亲见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又读了两篇以此河为题材的文章，从中了解到这条河的历史沿革与改造者的构思和愿景，而且，文章还透露一条信息，穿心河已易名为市河。是不是我那位友人的建议之功，不得而知。

因为居住地与那条河之间有一段距离，所以，多次分享了参观者的观感，却没有身临其境。百闻不如一见，听别人介绍，总觉得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一个周日之夜，终于下决心徒步前往。从琵琶路径直西行至运河堤，右拐数十米，就到河之南端，即南水关。

站在大堤上，环视左右，境况大变，先前运河堤旁的小屋拆除了，虾仁加工点消失了，再没有腥臭，习习凉风，令人快然。北面俯视，路宽而平，建筑整齐，霓虹闪烁，恍若梦中。缓步而下，沿河边石道，信步向前。河两边的游人很多，看得出来，有的已不止一次光顾，在一旁绘声绘色地讲解。

“这河水是活水，是从运河引过来的，一直通往盐河。”

“这两边住家真是修的，屋在景边，人在景中，看看景色就饱了。”

“这次政府是花了血本了，你晓得拆迁得花多少钱，这些建筑又要用多少钱，这可是有出项而没有进项啊。”

我边走边看边听，体味到人心是杆秤的道理。

王氏纪念馆前的广场上，我驻足瞻仰王氏父子雕塑，阅读王氏父子生平简介。回想起多年前，江苏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来高邮参观王氏纪念馆的情形。他们一行从巷子的北端入，一路杂乱无章的住户，让我怦然。到了馆内，叶公看得很认真，除了说小了点，不如段玉裁的纪念馆敞亮，倒没有提什么意见，但我却为之赧羞。后来知道，叶公对王氏颇有研究，且仰慕之，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是谁扳倒了和珅》的散文。如果叶公今天在场，一定有一番感慨。

这样走着，不经意间，已经到了中市口。

不久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又一次和友人同游那条改造的河流。林木扶疏，雕栏玉砌，河水淙淙，游人如织，无不令我心旌摇荡，神清气爽。

但两次都是夜行，不免朦胧，不免粗疏。昨天傍晚，我再次来到河边。这次我改变路线，从中市口入，一路南行。晚霞的映照下，小河两边那么温馨，那么宁静，心中有说不出来的通透与喜悦。那一组市井雕塑，给河面氤氲了淡淡的烟火气。那散发着硕儒气息的王氏父子雕塑，激起人们多少联想和想象。那重修的极乐庵，肃穆而高爽。一路漫步，一路静观，倒没有作更多的思考，直到南水关前的广场前，一幅长卷式的浮雕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浮雕很特别，不是工艺，是内容，是内容的匠心编排。我记得不清楚，印象中，是由南而北依次排开，孟城驿、南水关、净土寺塔、奎楼、宋城墙、王氏纪念馆、当铺、御码头、文游台，还有龙虬庄遗址。实话实说，将龙虬庄遗址列入其中，似乎远了点。除此，都与这条河相近相邻和相关。

我幡然醒悟，我甚至大惊，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它像一根银丝，串起了颗颗珍珠。高邮城内还会有哪条河、哪条路，能够将这许多国保、省保、市保串起来、肩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一段，待全线贯通后，那情景完全可以预见。

如果河流是城市的血脉，那么，文化就是城市的灵魂。这条河便是血与魂的交融。这样想来，这哪是一条普通的河呢？我于是悟出建设者的良苦用心，这条河的价值远在老城区改造、生态环境改善之上。

这样一条流淌着文化的河流，该有一个响亮的、打上高邮烙印的名字。叫穿心河与民俗不合，叫市河似乎也太平了，试想，高邮市境内的哪一条无名河不可以冠以市河呢。按说，给河流起名，自有肉食者谋之，我等不必间焉。但这毕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又是一条关乎地区形象的河流，说说自己的想法，此心此情，即使说错了，料想也不会有人计较。

叫孟城河如何？

大运河儿女的喜悦

□ 姚维儒

6月22号下午，一则“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的信息跃入眼帘，我心头一热，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家乡高邮也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活了2500年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其实际价值超过长城。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高邮是大运河沿线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存的城市，在大运河沿线58处遗产点中，高邮有3处，其中盂城驿、明清运河故道为高邮所独有，淮扬运河主线纵贯高邮南北。南门大街、镇国寺、平津堰、杨家坞、万家塘、御码头等景点均在遗产之列，而这些遗存都在平时的跑步路线上，我们西堤跑步分队的跑友们几乎每天清晨都要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这里的土地，途经路道上一些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自大运河申遗工作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抢救性地保护了明清运河故道原貌，形成了一湖二河三堤的独特景观。河岸新栽的柳树早已成活萌芽，远远望去，嫩嫩的新绿撩人心魂，待到绿树成荫时，那“邗沟烟柳”的美景又将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2011年10月29日，我与其他三位“超龄青年”同编一组，编号314，有幸参加了“中国大运河国际青年百里毅行”，2000名中外青年从扬州东关古渡出发，沿着古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步行前往高邮镇国寺。通过这种健康、时尚、低碳、公益、互动的运动形式，携手同行，挑战极限，共同传承运河的文明，大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沿途大运河文化遗产之美。当我们抵达终点踏上红地毯时，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每个脚印都诠释着我们前行的坚毅，饱受折磨后的身心放松与跑完后发自内心的快乐，至今都荡漾在心中，因为我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毅行了。

在清晨与傍晚，高邮运河堤上，不论严寒酷暑，总可看到许多锻炼的身影，更有一些热衷于跑马拉松的奔跑在运河两岸，无论是跑步协会中老年的西堤队，还是竞技型的马蜂队，他们都用自己坚定的脚步在诠释马拉松的精神。正因为跑马拉松人数的逐年增加，成就了两届高邮大运河越野半程马拉松赛事的成功举办。可喜的是年仅两岁的运马，去年荣获全国田联的认可，进入全国46场正式马拉松赛事之列。扬州马拉松是国际金标，高邮马拉松则是草根赛事，各具特色与千秋，是大运河畔的两朵奇葩，都在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添光增彩。

我们怎样活着

——读《活着》有感

□ 高晓春

人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的悲欢离合和命途多舛，令我思绪万千，也让我这老男人感动流泪了。

小说以福贵从年轻时的赌钱嫖妓，后家庭衰败，莫名其妙地被抓“壮丁”，逃回家历经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这段让无数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坎坷生活为主线。作家以悲凉的文字，生动的描写，将与福贵有命运牵连的父亲、家珍、龙二、春生、凤霞、有庆、二喜、苦根等一家人，用一个个近乎离奇的“死亡”方式，向读者呈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的动荡不安和不能左右命运的事实，启发人们怎样活着，活着的意思是什么！

是像福贵嫖妓时的招摇过市？是像龙二赌博时的卑劣下作？是像家珍跪在地上求丈夫戒赌？是像凤霞挖地瓜时被无辜地冤枉欺负？是像有庆盲从地被抽光血？答案显得都不是！愚昧无知的人们啊，受苦受难的人们啊，那样的活着有意义吗？那许多的支离破碎和悲苦生活早已深深烙在人们的心版上。

年轻的福贵纸醉金迷，吃喝玩乐样样来，把祖上留下的家产挥霍一空，落得家徒四壁、从“少爷”到“伙计”的下场；龙二赌博玩“抽老千”，将福贵的财产占为己有，最终“五反”运动吃了子弹；春生莫名其妙地做了县长，文革中受批斗而含冤上吊。作家用生动的事实，告示我们如何活着，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残酷的，何况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些痛切心扉的事例，教育我们需常怀平常心，遵循生活规律，不能胡作非为。正如书中所讲：“做人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

这四条错其一就会落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下场。生活像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如今一个个被揪出的“贪官”，他们不外乎贪恋金钱美色，踏错门槛，摸错口袋而身败名裂，被人们所唾弃。

人活着就要知足，人活着就要努力，人活着更要珍惜！这是《活着》带给我们的启示。

栀子花开

□ 史德元

住在乡下，家里的老宅院很大。自己喜欢养花种草，院落里长满了花卉苗木，有海棠、月季、紫薇、黄芽、松树、仙人掌、万年青等众多花木，缸里栽夏荷，盆中长秋菊，花台上有太阳花、鸡冠花，叫不上名的花木还有不少。一年树常青，四季有花开，把家里的院落点缀得花团锦簇、满园春色。在院落里众多的花卉中，我情有独钟的还数那株枝繁叶茂的栀子花。

记得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和妻子共同栽下了这棵栀子花。那年的正月初六是我结婚的大喜之日，当时筹办婚事，我们这一带喜欢就近到兴化城置办嫁妆、购买厨料。因那时乡村公路不通畅，交通欠发达，于是，只好与妻子走水路乘帮船去兴化城办事。该办的事办完后，在即将乘船返回时，见阳山大桥码头上摆满了花盆，各种花卉争奇斗艳，也十分喜爱花的妻子跟我说：“虎子(我的乳名)，我们也买盆回家吧。”见妻子喜欢我自是欣慰，左拣右挑后花二角钱买回了一盆栀子花。

新婚燕尔，欢天喜地。回家后在院落里与妻子一道挖坑、培肥、浇水，栽下了那株很有象征意义的栀子花。现时农村青年都流行自由恋爱，而在我们谈婚论嫁的那个年代，男女青年相对而言还是很传统和保守的，自己的婚姻难做主，一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像现在先恋爱后结婚，我和妻子虽然同住在一个大庄子上，平常却羞于接触，很少走动。在媒人的撮合下，便是先结婚，而后才慢慢地培养起感情过日子的。可谓是花为媒、树见证，家中院落里那株我和妻子共同栽下的栀子花，虽经风霜雨雪，年复一年，春去春归，花开花落，却长得根粗叶绿，花香四溢。

这棵栀子花，是我和妻子甜蜜爱情的象征，是我幸福家庭的见证。栽下这株栀子花后，我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由此我十分感慨，栀子花离不开阳光雨露的滋润，生长在适宜的环境中，夫妻也离不开体贴包容，感情靠的是长期培养，这样家庭才会和睦温馨，其乐融融。

孟城驿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